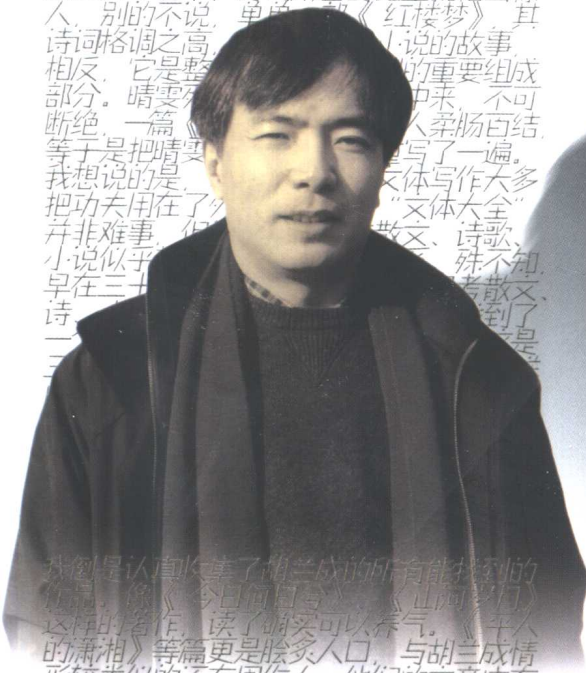


# GE FEI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有一些人似乎故意要模糊散文与小说的界限，比如沈从文，比如萧红和废名。废名的气派似乎还要大一些，他曾经试图把诗歌、小说、散文三种文体熔于一炉，他还真的就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我指的是《桥》。我认为《桥》这样的作品，两千年后仍然会有读者（也许数量不多）。现在有些作者，热中于所谓的跨文体写作，把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生硬地搀杂一处，其结果所生出的混血，非驴非马而已。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同文体一定是水火不容，中国古典小说中，诗词所占的比重就相当惊人，别的不说，单单一部《红楼梦》，其诗词格调之高，是小说的故事所无法比拟的。相反，它是整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晴雯死的时候，宝玉哭得断绝，一篇《芙蓉女儿诔》写得柔肠百结，等于把晴雯这个人写了一遍。我想说的是，跨文体写作太多，把功夫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并非难事，但小说似乎比散文、诗歌、散文来得早，在二十世纪初，小说已经发展到了很

# 格非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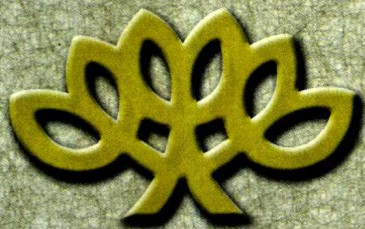
我倒是认真地读了胡兰成的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像《今日何日兮》、《山河岁月》这样的著作，读了确实可以养气。《平人的潇湘》等篇更是脍炙人口，与胡兰成情形较类似的还有周作人，他们的文章中有一份漫不经心，无拘无束，一种真正的自由。写到这里，我似乎又觉得小说与散文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写小说很容易端架子，因为要虚构故事，要赋予教训，要救国救世，不如散文那样随心所欲。我认为从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一脉的文人都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应该说是很有用心的。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也许只有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才能被“散文”这个概念一网打尽。散文随笔一类文章，我实在是写得少了，勉强写出的，又往往不能满意。由于邹亮先生的鼓励，我现在把它们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好的文章读了不少，也应当知道了天高地厚，剩下的也许只有一句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浙江文艺出版社



GE FEI'S  
SELECTED PROSES

# 格非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 邹 亮  
责任编辑: 邹 亮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非散文/格非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9  
ISBN 7-5339-1478-3

I. 格... II. 格...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451 号

**格 非 散 文**  
格 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42 千字 印张 7.875 印数 0001-6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39-1478-3/I·1320 定价:13.50 元**

# 自序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有一些人似乎故意要模糊散文与小说的界限，比如沈从文，比如萧红和废名。废名的气派似乎还要大一些，他曾经试图把诗歌、小说、散文三种文体熔于一炉，他还真的就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我指的是《桥》。我认为《桥》这样的作品，两千年后仍然会有读者（也许数量不多）。现在有些作者，热中于所谓的跨文体写作，把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生硬地搀杂一处，其结果所生出的混血，非驴非马而已。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同文体一定是水火不容，中国古典小说中，诗词所占的比重就相当惊人，别的不说，单单一部《红楼梦》，其诗词格调之高，不仅无害于小说的故事，相反，它是整部作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晴雯死后，贾宝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一篇《芙蓉诔》着实让人柔肠百结，等于是把晴雯的一笑一嗔又重写了一遍。我想说的是，时下流行的跨文体写作大多把功夫用在了外面。写一部“文体大全”并非难事，但这样的写作与散文、诗歌、小说似乎都没有什么太

大的关系。殊不知，早在三十年代，废名即在认真地思考散文、诗、小说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他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词语，那就是“意境”，这是三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桥》这样的作品既是诗、散文，也是小说。沈从文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文章表面平常稀松，实则功夫深藏不露，其文体极其考究。我想，五四这一代作家留下的遗产和资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视而不见。

不久前去湘西，不知怎么就与人谈起了余光中。我说我不太喜欢余光中，文章好坏倒在其次，主要的原因是我听说余光中与胡兰成之间颇有一些过节，而我对胡兰成的文章是十分喜欢的。这样说似乎有一点孩子气。我倒是认真收集了胡兰成的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像《今日何日兮》、《山河岁月》这样的著作，读了确实可以养气。《平人的潇湘》等篇更是脍炙人口。与胡兰成情形较类似的还有周作人，他们的文章中有一份漫不经心、无拘无束，一种真正的自由。写到这里，我似乎又觉得小说与散文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写小说很容易端架子，因为要虚构故事，要赋予教谕，要救国救世，不如散文那样随心所欲，我认为从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这一脉的文人都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应该说是很有用心的。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也许只有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才能被“散文”这个概念一网打尽。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我实在是写得太少，勉强写出的，又往往不能满意，由于邹亮先生的鼓励，我现在把它们呈现在读者的面

前,好的文章读了不少,也应当知道了天高地厚,剩下的也许只有一句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〇〇一年五月于上海

# 目 录

---

自 序	1
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1
三亚遇险	9
胡河清	12
十年一日	19
苏醒	37
李陀先生印象	48
李小林和《收获》杂志社	53
胜利的失败者	60
凉州词	64
我与音乐	75
似曾相识的精灵	79
寂灭	86

音乐与记忆	89
阳光的时间	94
书籍的选择	100
善与恶的背景	102
读亨利·泰勒的诗	106
雷蒙德·卡弗	110
废名的意义	113
夜宴悲音	125
寒冷和疼痛的缓解	129
回归种子的道路	136
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149
鲁迅和卡夫卡	166
《城堡》的诗学	179
霍桑的恐惧与忧愁	210
写作的习惯	212
我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	214
《相遇》的初衷	217
序跋六种	220
发展主义观念与文学	229
格非访谈录	234



## 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四十分。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

师傅请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初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厌恶。他对我的笨手笨脚心中有数，而我则对他的那句有名的格言记忆深刻。当时，他坐在我家惟一的一张木椅上，跷着腿，剔着牙，笑嘻嘻地对我说：“手艺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母亲已经在教我她所理解的待师之道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吃饭要快，饭后给师傅递上一条热毛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像个蜡烛不点不亮……记住了这些口诀，我就要前去投奔师傅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我日后的命运。

他姓翟，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谏壁中学任教研组长，如果我愿意去那里读补习班的

话，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与这位翟老师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他是如何从众多的落榜生中挑中我，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来到我们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当即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因为她对那所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她对于我能考上大学有任何具体的信心，而是来访者的盛情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和想像力，让她感到惊慌失措。我如此轻而易举地逃避了师傅日后可能的摧残，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不高兴。

当我带着翟老师的亲笔信来到谏壁中学的时候，事情远非我想像的那样顺利。翟老师的那位朋友在谏壁中学并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能来谏中读书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语文、数学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六十分。“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读完了信，皱起了眉头，“把你的高考成绩单拿出来让我看看。”

“成绩单让我给弄丢了。”我回答说，其实，那张成绩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我不能将它拿出来。

“丢了？”他反问了一句，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那这样吧，你到县文教局跑一趟，他们那儿有存底，你去抄一份回来就是了。”

他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县文教局的地址。我捏着那张小纸片出了校门，来到了马路边。看上去我有两个选择：往东约十五公里处，是我的老家，我只要随时拦

下一辆过往的汽车就可回到那里；假如我跳上 3 路公交车往西去，最终可以抵达镇江市，那是县文教局的所在地。两个选择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与学校作永久的告别，成为一名木匠学徒，每天给我的师傅搓上几条热乎乎的毛巾。

我在路边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选择了没有希望的希望，选择了垂死挣扎，选择了延迟的判决，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来到县文教局，正赶上下班时间。传达室的老头把我拦住了，我勉强作了一番解释、央求，他只有一句话：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这倒也好，反正我也不是非进去不可。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我口袋里有一份成绩单的原件，却非要进去弄一份一模一样的抄件干什么。我正要离开那儿，一个声音从背后把我叫住了。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朝门口走来，女的梳着齐耳短发，男的夹着一只公文包。

我说我想办一份高考成绩证明。

“现在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男的说，他仍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我看我们还是替他办一下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女的说。那位男的犹豫了一下，就站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他们一边为我翻找档案，一边问我是哪里人，高考成

绩单是怎么弄丢的，还能不能记住准考证的号码，以及我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派什么用场。

“我的成绩单没有丢。”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

“那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怎么回事？”

“我想去谏中读补习班，可他们规定语文、数学必须达到及格线……”我答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还说了不该说的，比如母亲让去做木匠那件事，我不愿替那位我既害怕又憎恶的师傅搓热毛巾。

“这怎么行！”她朝那位同事看了一眼，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心事，终于，他朝我摆摆手，让我到外面去等一会儿。十分钟之后，他们又把我叫了进去。十分钟，一切都决定了。

她把一张写有语文、数学成绩的证明公函递给我：“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说。我记得在这份公函上，语文成绩六十八分，数学是七十分。

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公章。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关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担心他们在最后一刻会改变主意。

其实，公章就在她手边，她太紧张了。我看见她将公章从旧信封里取出来，朝它呵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苟富贵，毋相忘。”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在谏壁中学，我最害怕两个人。一个是校医，另一个是教导处的罗主任。校医对我表示憎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屡屡通过让自己生病这一“锦囊妙计”去折磨他的耐心。后来，他甚至拒绝给我治疗，我只得穿过浮尘蔽日的谏壁发电厂厂区，去那儿的职工医院注射青霉素。

至于罗主任，他那军人般高大结实的身材，具有摧枯拉朽魔力的金属嗓音，饿鹰般的眼神都让我不寒而栗。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总要远远地站住，叫他一声“罗主任”，可他从来没有答理过我，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有时，他已经走远了，却突然转过身来，再朝我看上两眼，莫非，他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破绽？也许他已经发现我的入学成绩是假的了？这个念头很快就缠上了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几乎每晚都要梦见他有板有眼地宣读开除我的决定。

当我把心中的沉重顾虑向一位同学和盘托出时，他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你成天心事重重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混进来的吗？”我没有追问他，他也终于没有说出答案，不过，我总算可以暂时卸去压在心头的大石头了。

我原来学的是理科，对于历史、地理这两门新课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历史老师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你这不是考试，而是背书。我让你回答孔子的教育思想，你却给我来个什么孔子字仲尼家中排行老

二人称孔老二……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屁不通。”他气得口吐白沫，我的那张可怜的试卷也随即被他扔到了空中。

经过他这一番调教之后，我的答题方法丝毫不见长进，期末考试时的背书功夫竟然可以精确到标点符号。他照例把我叫到办公室训话，不过他终于没有骂我，而换了一副笑脸，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记忆力倒也不得不让我佩服。”

语文课最让人开心。老师是一位乡村宿儒，据说做过陶铸的秘书。第一堂课他就使我们大开眼界。我记得那天讲的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他读一段，讲一段。我们怀疑他在上课之前是否预先看过课文，因为他一边讲，一边满腹狐疑，最后竟至于气得破口大骂：“这算什么文章，竟然也会选入教材？不可思议……”以我们当时的眼光看来，满纸烟云、词藻华丽的《天山景物记》可称得上难得的美文，老师何至于如此动怒呢？选入那本教材的现代散文，除了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便妄加议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不被他批得体无完肤。而且，他在上课时，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写作特色从来不置一词，而对于某些毫无意义的枝节却大加阐发，有一次课文中出现了“鱼翅”这个词，他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

“同学们，你们谁吃过鱼翅吗？哈哈，没有吧？我呢倒是吃过那么两三回……”

开心过后，担忧跟着就来了。这种说书艺人信马由缰式的授课倒是让人“赏心悦耳”，可高考怎么办？这是每一



个削尖脑袋钻入谏中的学生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这种担忧很快就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中。“不用担心，答卷总是人出的，再复杂的锁，也总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做两套模拟试题，作文不出大问题，及格总是起码吧？”他这样解释了一番，随后又绘声绘色地考证起了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准确地点。

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成绩对考生本人严格保密，校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骄傲和气馁都会葬送一个学生的前途，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又碰到了罗主任。他仍然是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次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倒反而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

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糖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 三 亚 遇 险

现已故世的胡河清先生在有关我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他到海南开会，遇到了一位先知。先知预言他脸上有一股凶险之气……果然不出诸葛所料，第二天晚上就有强盗闯进他的卧室……我听了信以为真，谁知格非的老同学愤怒起来大嚷：‘你怎么也信他的话？这里面十有八九是故事！’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不敢说，姑录以备考。”（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胡河清先生在文中提到的这段他不敢相信的事，指的就是我在三亚的那次遇险。记得我从海南回沪的第二天，曾与徐麟兄谈起，其时河清先生亦在座，这本属一桩小事，但我不知道我的那位同学为何如此愤怒，断言其无，以至河清先生在九泉之下亦对其心存疑问。河清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我愿意将这件事简述如下，也算是对河清先生的一个交代吧。

到海南不久，《花城》编辑部的田瑛先生（我不知道他能否可称做先知）即对我说：“你的脸上有一股凶险之象，